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五

順治八年辛卯六十八歲

後學 江西陳寶箴 校訂
武陟王 軺
九世孫世鼓 十世鐸 監刊

七月

初一日

李舜鄉自封邱赴京兆試過余曰某坐封邱數月別無長進只覺於嗜慾頗淡予曰別處長進只是一節一目嗜慾能淡纔是全盤長進天地一嗜慾之場也古今盡嗜慾之途出嗜慾之塲淡君子小人之所繇分淡的一分即一分君子濃的一分即一分小人君子達而上不過淡之至小人達而下不

過濃之至此外豈有乜道哉淺言之日用飲食一
嗜慾之流行深言之富貴功名生死總爲嗜慾盤
據固結牢不可破果能擺出省多少勞擾憤鬱便
是居易行素無入而不自得矣

初四日

李闇然以觴觴我因易酒觴客　病骨蹣跚夏日寒
良朋咫尺寡追歡以觴觴我應觴客貰酒休教賒

酒難

初五日

邀玉笋暨其子翁併王謝諸君　青梅煮酒應知友

不尋常自首論心自謂交非泛濫政擬有陳之[illegible]

弟竊望御東思尋王謝之風流敎爲折簡覆徵[illegible]

聚坐擬合圍卜夜爲期爾楮先敬

初六日

得立兒家報內有爲其繼母賀敘一通凌厲不堪讀

已而翻自慰也　三十三年說盡襁褓字字只[illegible]

哀吟蘆花後井何如事圖此應知母子心

初七日

簡李鳴鹿別駕　古人好士禮依存讌餉曾勞慰殷

盆東會名賢臨衛水南燕近叟寄蘇門登龍爭識

前撫李長蘅謹云後有孫公事得聞余病已尚圖

一晤領春温

初八日

謂王介公曰子之父兄遠在數千里外然此身刻刻是事父從兄之事非謂待父始言事對兄始言從也自家庭笑語以至精義入神無非此件堯舜之道被四表格上下只一孝弟而已矣　又曰尋常人家子弟振起卻易爲賢者後則難矣爲聖者後則益難矣一事不中情理微與其大人不相似便覺墮落謂之不肖子可懼也

初九日

乾頎赴試來別曰向來因用舉業工夫遂不曾得盡學問工夫予曰舉業何嘗妨學問得失之念不掛於胸中便是真實學問大凡身外之物宜看得輕看的輕則我大而物小看的重則我小而物大舜禹有天下不與只是箇我大而物小

初十日

李甯然自西歸視予共坡謂之曰我輩若身居家居官總著不得一毫躁念試思從前忽然而起投筆之興不可謂非躁也忽然而又起歸休之興亦不

可謂非躁也均非行所無事之意若躁雖於察覈不合畢竟是有血性人經一分蹉跌要長進一分識力庸德庸言正須臾不可離終身無盡期者也正助無所用只恐因循日就於忘耳

十一日

答友人慰問　手教以僕衰年多病罹此不幸詞切相慰此之愛我也至矣僕年逼七旬父母之喪亦不可以禮制況其下者然人心風俗總借禮教古人有妻死不哭者鼓盆而歌者此之胸次曠達原非禮教所能籍然用以治世則不可聖賢禮儀天之

半往合旁聽究竟到底不容易起便從衣裳父兒之教與功而下俱不致摧葬今淹臥病微稍存此體未能也至生死關頭當下即不得了了亦難破一二矣

十二日

晨起夜眠兩兒相伴頗自慰有句云　朝雖停藥堪瘳病夜即挑燈可語心

十三日

獨坐自簡　招尤總是因言易[illegible]旁觀知行總難

十四日

偶閱舊稿覺可删者多　新詩愧少不刊語舊稿歉無可剩篇

十五日

爲潤孫書勉學語一則

十六日

一友人來顧謂予曰以蒙先生撫錄一見今又以考遺才來殊覺無顏予曰豈謂入網羅者皆彥士滄海遂無遺珠耶巨鰲終不可以網得眞正英雄亦未易以世法相收也其人嘿然而退

十七日

堂雅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九仞之積爲力最難一簣之覆操功甚易何至遂自棄也日莫輕視此一簣非終食不違仁須臾不離道之君子正未易言夫人生平矜名立節鋭意修爲迥出流俗之表豈不儼然一九仞之山也哉迨至望高譽集稍不提醒始焉弛其敬小慎微之心繼遂隳其弘任鉅之力自古及今學問不到家英雄不足色皆坐此病予謂此一簣也萬難於九仞不覺汗下

十八日

昧爽起坐謂博雅曰提醒此心正在此時成湯昧爽

不顯千古治心之學也問曰不顯之一字於何著落曰達而在上者著落在平章協和窮而在下者著落在修身求志阨窮患難者著落在空乏憂虞舜說諸人不聞歷山版築深明艱難之際烏能兼善天下空乏之時不顯與協和時不顯總是一樣戒慎恐懼以提醒此心耳

十九日

寄梁如屋　老妻客死千里之外是天所以彰僕之不德也前小兒寄字援請長公傳老社翁亟念至意纔而聞次公因耗遽斷者公之壯歲茂修所志

未遂一旦奪之造物亦太無情矣老杜翁所以念
僾之苦者俱能不諱而念老杜翁之苦耶假無能
緒遽握手一慟耳噫然我輩俱迫桑榆死生存亡
之數亦當勘破諒不至蹈西河之誚

二十日

寄王海樓　附景沂一函以爲臺從走淮河亦繼而
馬玉老沈石老將致相念之誼咫尺未得一晤可
勝悵然歸安壽氏又有字來催幼子就婚門戶苦
累孤寡難支特令小兒先往一看有借鼎重處想
親翁念止生書託聲氣定不吝一引手耳武林佳

山水久切夢寐之遊遲速圖了此願也侯譜中答問一種因奉教肯敬呈覽政倘於尊意稍有當煩椽筆題數語於其首何如二千里學人寥寥此派畢竟江南爲勝況得親翁提撥鼓舞吾道南矣拭目望之

晨起謂諸子曰學者用功切莫侈言千古遠談當世最吃緊處只要不虛此當下一日自子而亥時雖不多然事物之應酬念慮之起滅亦至變矣果能實實省察有不處非道富貴之心有不去非道貧賤之心常存而不放則自朔而晦自春而冬自少

而老絕豈日之積豈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不用力而心放從心靜觀自子而亥至者幾時放者幾時其處已存獨知我覺之功豈容他人著力

二十二日

客曰某居常有憤焉不平之意極知毫無當也但無此一情便無人氣故常以言語得罪人某兄時以得罪來能即改乎曰必不欲以言語得罪人便是絕憤一派若以言語得罪傷古人訥言訒言先行其言亦凜然不敢輕出矣大凡學士輕言因乏近裏著己之功昔與周忠介蓼洲友憤世嫉俗毫無

避忌乎與伯順亦極服其心事之光明俊偉然未嘗不惜其議論之過激從古豪傑濟一事成一名須備極堅忍而招尤取禍者率多放言輕舉自負爲無疚無惡之人聖門諸賢如堂堂乎張也子路行行如也其精光氣魄自是不屑然尼父每爲下砭正爲堂堂行行與吾闇然之體毫無干涉我輩萬不可以避鄉愿之名而致失其狂狷之實吃緊一言南客是吾師也

二十三日

復鹿氏兄弟　聞令祖母前番病甚今想健矣遠在

于是外不及時常間間過來功課日讀今愈誠約
敬則如昔年頗覺親切皆此中人無可語此

二十五日

瀏探旋里爲宗黨故舊作報字

二十六日

閱汪堯峯文集內有爲吾邑楊忠愍序又於程生
處見靜修集舊本首序亦吾邑所未見也俱當錄
存爲一邑文獻

二十七日

于聖教只不過要識一仁字而吃緊工夫只在克己

夫子不得告顏子仲弓是教他克其不敬不恕之已也語司馬牛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已也凡語諸賢因病下藥皆是教之克已

二十八日

謂子度曰我輩今日不必問平章如何協和如何只此一家之中老少長幼各守本分各相雍睦便是一家之雍熙子曰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孟子曰道之不行不行於妻子此最切近精實處纖毫不容襲取

二十九日

豈雅姬欲渡河一遊謂之曰凡遊心有所爲其所爲
者不必一一問所可問者到處有山有水有有德
之人有有才之人有鄉黨自好之人有能文能詩
之人隨處皆師資也果能留心物色豈不勝終年
星子坐耶
三十日
驛傳道李儕仙過訪名子和年友李蘭畋仲子京兆盤桓愷悌循逆
箕裘今復篤前修烟霞色借雙旌動牛斗光摇一
塵留駛綠紛紅藪自賞素心蘭讀淡相求叙從役
輩欽先輩世德繩繩正未休

八月

初一日

鄢陵韓叔夜攜高鶱舉南中書過訪爲余謂與前進士陶岸生會講於龍泉書院

初二日

簡李僧山　兩接清光迥出塵外當代偉人目中罕覩益見令先君明德無窮極也至云古道自處僕感之敬之尚敢以世法待年兄乎年兄以古道自處復以古道處人僕必欲以今人自待復以今人待人寧不自愧也哉獨古道二字自年兄常之不

志其先人固不忘其先人之友意味深長若自僕先之則亦友人而已矣年兄既鄭重此誼五十三年間事宛在目前學成五十六字用志此段佳話

例三目

諸生十餘人以考遺才事再過相囑予曰汝高材生縱有靜才之心未有薦賢之路諸生曰此中諸上官莫不仰先生爲山斗言出於口誰不見聽予曰山野之人不可以居官論也昔人云國君聖而文人聚技皆登部道諸公皆有薦賢之責於此事不容予卽衰病之人於此事過熱祇令人惱其多

事耳

初四日

汝舉孟子一書以所嘗讀者一冊求曉謂子曰初念未嘗不善只是多轉念便不如其初念初轉時循理欲交乘之一轉便計較富貴功名勢利於中其轉念之所不善者只有不殺人與不爲盜耳子曰知有轉念便是能提醒此心切不提醒任其昏昧放逸盡失其本心而不自覺即切不殺人不爲盜亦莫視得太易仁不可勝用只是充無欲害人之心義不可勝用只是充無穿窬之心此非真實修證作不

自欺工夫未敢輕以語此

初五日

題慈律寺重修疏入歲寒二集

初六日

光州王石鶴名輪同叔夜過訪索觀予歲寒集

初七日

孟二青名瑶執贄稱弟子

水部有字於墓傍公田一頃爲孝子拜墓之資報云

公田百畝資諸兒拜墓此先生亡妻錫類之盛

心也諸孺子感而泣下敢不拜賜

初八日

兩生入闈過予曰先生上公車十餘次當下第時不知如何難過予曰昔人云人以下第為恥我以下第動心為恥予未入闈時已日服膺此語到下第時便視為固然也大凡貧富窮途只打算居貧得失兩念只打算不得遂無甚難過處

初九日

開封李巖同名光座過訪

初十日

客懷　公和康節客中過靜裏工夫猶堪學但得消

鳳研月在一脞篇書證自無波

十一日

望兒問古士相見禮還行存否曰今之通例中凡稱

某也願見無繇達託爲先容賫投刺請拜用贄至

入門拜或還贄或另具儀皆古人遺意也禮教陵

夷已不可言然禮之意終古難晦殷因夏周因殷

總此一禮不得不損益於其間繼周者百世可知

古聖持世之大莫先於冠婚喪祭冠禮久廢祭禮

全非其初婚喪僅存而先聖於婚禮則首冠其論

財於喪禮則獨取於寧戚此正禮之精意而後之

度數在所君爲如大哉聖人之道洋洋優優發育峻
極者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蓋三百三千不外
一厚字由鳥能優優道滿厚則所謂德性也禮之
彰明須是仁厚君子實有道問學工夫纔可與言
禮節如士之相見正道問學中入取以爲輔仁頭
故鄉黨其相見之禮若無所稱錄從須相見之節
亦奚取於此

十二日

懷北　懷北非從爲故鄉入心倚枕有南意可知邊
熱症漸減參吉椒山還留頭長

有人嘗手持數卷欲速了問其所得曰忙中未曾全

一經眼襲過豈暇有存想時邪寻曰此之謂正要助

長耳古人讀一句存想一句存想一句解悟一句纔

是會讀書人

十三日

論子弟 世之人有一人不求富貴也哉求富貴之

人有一念不在富貴也哉求之途屢而求之念益

此心之放全放於此愈求愈放愈放愈求本心遂

一出而不復返人盡失其本心不得不以放心爲

主大家亦相安恬不爲怪今汝等之所求放心也求

惟時時提醒默認本心從言行上求信驗於家庭中盡孝弟但求爲世間一有恥之人此便是道德此便是聖賢人人具足不待外求雖不知此之爲貴日營營逐逐求之於外所謂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亦可憐已汝等果有志於學問之事須深其欲富之心而堅其守貧之念如其不能深不能堅則肩責吾志之人不亦負人世之人疚而難以比於人則其心自覺其可恥而不敢放故欲求放心必自責志始

十四日

到[illegible][illegible]其子劉位尊與婁劉齊賢公定議以 茂存過
前軍王曾之日世人千般醜態總從欲富貴惡貧
賤而出不知富貴終不可以求得極貧之盡境所
亂爲巢至溝壑而極然溝壑一片地無無志之人
所能到貶之至不過爲漁爲樵爲叟翔知古來帝
王將相偏發跡於此中鄉不發跡而終老於漁樵
未始者亦庶幾乎古之逸民我輩今日吃緊學問
便當從不恥惡衣惡食做起

十五日

對月三首 有引 中秋一夕所感者三 集句謂宜之

與詩斯三子也一傷老雲々云亡一憶北生客江村百樓時恍如昨日情之所起各爲一絶俱得秋字　共城雨次度中秋客邸嚶鳴老未休或在大梁或上谷更兼明月是良儔　逢人俱是愛風流若箇風流得盡頭欲問誰云非世界月圓徒自嘆中秋　憶昔江村與百樓三千里路共中秋故人經月頻相照英氣依然向月留

十六日

張滿堂青詩相從令其子衍求傾

十七日

薛行塢寄懷詩二章令其子弟奮生等遞觀

一友問魏武殺楊德祖妬其勝已也果否曰才人妬才千古通患不慮此病者獨若無若虛不伐不施之顏氏子以子貢也而悅不若已何況其他天下事斷非無才之人所能辦而小有才者便自矜其才又妬人之才妬心一生相傾相軋奚所不至此不獨禍中於朋友君臣父子兄弟間正不免英雄豪傑須要克此一段勝心方能有濟不然即周公之才亦不足觀矣

大康耿燿攜其孫帝德曾孫鳳介耿是稽字來訪

十八日

韓叔夜惠詩用韻訓贈　自識荊州日千秋約已成

百篇盟藝苑一劍倚長城揮麈神逾遠投詩誼更

明暫將分手去欲別我心傾

十九日

寄高雁聲　韓叔夜寄手字至閱之色喜頓舒閣懷

更喜得隋岸生爲友此君力學立品人皆仰之既

得良朋當益憤發力不負此一番遠遊耳

二十日

奏兒同馬構斯李宵然渡江過歸安茅氏謂之日出

門坦不可見人之不是一見人之不是便是已私爲當卽如三人中飮食語言亦不可先持已見必欲人之從我已私無大小只見已而不見人便是人欲橫流旅卦童僕貞三字甚有味況至戚骨肉之間乎拓眼界開胸襟古人得力於遠遊者不少而長途邸舍風雨飢寒其磨鍊人者亦復不少古人得力處正在此磨鍊處耳勉爾此行勿爲泛泛

二十二日

一友問先生五十餘年老覽書仕進之心夢想不到何不向深山窮谷遊跡息影鹿遊石居而尚寄託

風塵之內幽士爲與過人不拒此於遯世之旨何如日子之愛我也至矣昔人結木巢棲塞戶賣伏資身賣卜傭工灌園甚至爲卒市門毀形易面予高其誼憐其情然非予心之所樂也余少秉癡心以友朋爲性命老更婆心謂消徇皆聖人故於人之貧賤賢愚凡有意於我而惠然肯來者則不厭諄復而告語之至於過人尤是賢者所當盡力渠果肯來虛心我輩何妨實心幫助寬一分[illegible]受一分之賜安樂窩中叟是乎[illegible]道

二十四日

題秋棠雅　此種入傳秋棠新音清色豔沁心脾名

花何必爲流眼恰喜生來到處宜

二十七日

高斗南觀于共城

二十九日

郭扶陽衛門自陳州至

九月

初一日

簡高斗南　漂泊蘇山經送迎到門有客價連城十

年海國淹知已千里烟雲對短檠志士履常心獨

異遊人涉險氣逾平秋高知有滄洲興攬衆猶堪
慶慰情

初二日

晉設一茅舍

初三日

郭衛閒問人心風俗日異而月不同勢將何所底極
曰人心雖陷溺之極其千古所同者自在風俗即
薄惡之極其千古不異者自在秉性初風以旨移
夫子一身曰始吾於人今吾於人已不同矣孟子
亦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今又千餘年溺

益深黑益下自不待言欲幾希一線去者自去到底仍有不斷絕之人培植人心維持風俗覺覺從人各具之良提醒

初六日

斗南謂十餘年漂泊江南寄居海上而族譜未具世系未清欲論之父老已不能欲俟之後人益不可宜如何余曰宜急時料理疑者闕之而傳其信者再爲延緩轉盼間并信者亦成疑矣

初八日

扶陽謂吾見人目前饑寒絕不料理非追憶從前之

受享則妄冀後生之富貴日日怨尤而已余曰此所謂小人長戚戚也下學君子只是當下自盡饑與空乏之拂亂正是玉汝於成過去未來何須入念

初九日

茅舍集諸同人蔡括蒼治具[illegible]括蒼郎君售北闈餘至括蒼旅共城不能即歸而不能不念其空乏謂之曰但囑郎君仍前甘此淡泊少見賓客乘方新之意氣春闈再捷送了此八股生活稍一歇手便不可知姑待延緩坐廢半途者皆因有得意之見也

爲高氏家譜序 入歲寒二集

初十日

爲脩學宮文 代郡守沈石友 入歲寒二集

十二日

郝雪海邀聽

十三日

斗南 死之說云西學謂有始而無終者靈魂是也人死 然靈魂不散但非飲食溺飲有形體之物其靈魂 之苦樂總在于生前之積善積惡子曰堯舜周孔[illegible][illegible]並正此靈魂不散耳如云其體賦

形之人皆有此靈魂恐未必然

十四日

歸留雲舍

蘇澤公過晤謂南方於同鄉甚是關切即中州一省亦莫不然獨吾北方竟不然此何說也曰不在鄉不覺同鄉之親予來千里同鄉相覿便藹藹多情況數千里外乎朝夕相處人且多無怪其漠然

十六日

扶陽以約名齋合博見書之復索予數語發約字之義予謂陽明博約說言簡意盡無庸再贅一辭故

傳說得一部大旨皆所以發明此章之意願扶陽縣生其詳玩取是說沉思而力行之則幾矣予何言

十七日

諸生于正心不得其正只緣忿懥好樂等情有所故耳然亦猶知所之爲累而不能物來順應者總緣平日用功不能知之明處之當故偶爲情成滯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所不易無而言無矣

二十日

扶陽北關學之日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日與善人居

聞善言見善行是即吉祥而福莫大焉日與不善人居聞不善言見不善事是即妖孽而禍莫大焉至誠則知正必之於善不善耳我輩今日勿謂近小人爲無妨比匪之傷古人今人每蹈此病不可不痛自警省轉轉相告也

二十一日

報王五修　老妻危時諸兒爲製一新衣不甚愜意每念其素所著之服欲令人祁州取贖正難之曠觀持門下所贖之衣到病者不覺色喜爲加一餐此時此情誠爲眞父子矣中心之感又不直平平

往返徒行此札中所言講學諸公僅有不足於中者此是五修之高處亦是五修之偏處高者取法不可不上偏者道大不可以一端論也或曰初學宜從偏處入亦恐落入鄉愿路徑耳余曰鄉愿病痛全在一媚我輩正以至誠淋漓消彼偏黨意見之私此中何啻千里因學力較前大有全進故其言如此

二十二日

報仇晏遲　大爲來將手字七紙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總見骨肉關切惻死念生惓惓病叟之發此語

何可忘又何能忘閒居苦淡守禮甚嚴雪廬先生
身型家範終先君之只此念昔親與叔季今八
與古人不作歧觀也獨城中諸老者一時凋謝劉
瑞老素又更爲可傷至談及獨醒齋門前雙桐望
下一泓已令人神遊其際矣

二十二日

友人問天下國家何以可均而中庸何以不可能曰
漢高祖唐太宗皆所謂均平天下之人而以語於
中庸之道能乎不能乎才力知識能驅駕今古到
削中庸上偏纖毫用不著故庸講得容易庸清[illegible]

心[illegible]性聖者能之夫子自不敢輕以許人
先儒先賢每有學規以詔教學者余亦約四則以詔
我子弟　一居家之要曰敦倫　一為學之要曰
明理　一存心之要曰勿自欺　一立身之要曰
躬自厚

二十四日
望見問某人者行有違心顏色愧怩若無地可以自
容耳曰此正是本心發露雖相違之習猶存相近
之性此時之愧怩卻是羞惡之心未嘗澌滅有此
一端而是非辭讓惻隱全盤皆在無不具名教須

畏律令從此悔圖猶是生路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午夜不寐　夜從中夜集物欲忽相侵氣到塞天地只據一寸心

二十六日

慰友人下第　下第何人不動心羨君別具一知音幾微含慍終非恬得力須從失意尋

二十七日

三介公從其兄景沂過蘇門景沂入闈欲漸移其尊人還北介公不能待歸賦此　一茅舍裏下帷時

忽訝歸鞭促別離闊海有人凝望眼鴻飛須寄八

行書

二十八日

憶渥城舊居東仇異渥王五修[illegible]寂寞空齋孤寄時

悠然二仲繫吾思漫云千古繇門嘯珍重離前雙

柳垂

二十九日

奎樓聯　符分赤帝形胅希奇教亦多術矣[illegible]建孔

庭心靈煥發文不在茲乎

琅高仙友　咫尺斗山綱徑十餘年未得一瞻顏色

夢寐爲勞南來抵官莊不意道遇尋大人取酒烹羊淋漓豪宕迄今神情猶在太翁襟帶間也至蔡徘徊於淇水蘇山之間數閱月竟借一枝棲息於嘯臺之傍又辱老親臺垂念衰病流離遣字於澤公司理而澤公遂推愛無已惟戚莫逝千餘里之外廿餘口之家總在臺仁覆露中

十月

初一日

劉範修南行過晤句以送之兼致王悔菴[illegible]與來思

遠遊顧我共城裏入夢已神迎行行遲且止[illegible]詞

君何所適云欲過錢塘遊覽我良友無言意正長

聞孝子一則　王公友四十餘歲遂安府壽昌縣人年荒流移洪縣為人傭念其母老不能出門賣其女為蓄母之資其妻抱麥數斗負四百里歸還其母夜常慟哭問其故曰不忍離其母遂數日竟歸夫耿生禎曰有妻子則棄妻子彼不難負以義母夾百里負粟古人行之傳之史冊此何人也今何時也而竟四百里負粟乎洵不可及也

初二日

入冬七日體中尚弱較從前又是一番情狀賦此

漫云多病道心生滅我貪瞋癡試神僧劍由來殺

漸好而今又是一番新

望兒婦許氏以產後七日不能言

初三日

爲許氏經營衾棺之事

初四日

寅時兒婦許氏卒

初五日

寄許佑之　鬼神譴僕之不德致妻客死其苦已不

据言令妹於前月念七日得一女六月後忽中風

不語醫藥罔效一日半遂至殞命小兒在文莘[illegible]
爲于度淹留亦未得而衰病流離賢婦積老衰而
逝舉家徬徨僕腸且寸斷矣令堂高年衰鍾愛此
女聞之其何以堪
復馬玉箏　鬼神惡罰弟之不德遂令兒婦總棄養
而逝此婦頗賢事姑睦娌乳兒弱停吾家不墜孝
友堂家聲者此婦有力焉卒然摧此舉家徬徨小
孫孫女夜叫月晝號天殊令人不忍聞不忍見弟
向來心跳神瘦當此未免淒斷千里外絕無親知
不謂先生又有河干之行未審何時可歸孺子婦

萬不敢勞先生長者賜弔寄壑之期須小兒到議之承俯念爲計費用此何啻骨肉然先生非有餘陳仲子豈向伯夷求貸耶

初六日

許氏入棺之夕憶其賢而哀之　憶昔甲戌歲賢婦入吾門勞瘁無辭先機儉遵日存居拮十八年壁姑色倍溫姑常道其賢內外無間言婦也夫後母汝覩惟同恩夫弟皆累乳汝覩爲同俱既翁先好和俾我閒心魂孝友堂中蔭繁及子若孫蒸蒸門戶以內流離情更惇今日汝云亡兮我減發殘

祭季兒婦許氏文　傷哉賢婦此夕入棺矣汝夫不
及訣倍爲淒斷汝之孝且賢吾已有誄表之汝嫻
大禮明大義生順歿寧亦無憾獨吾家務從譜
汝生平無病一病而遽不起發阻已外偶曼難堪
今與汝之子若女若小叔若娣姒何以慰汝汝魂
歸棺未忍釘蓋猶俟汝夫且旣召而相見慟哉
慟哉賢婦有知從遊汝姑於地下能事之於生前
能事之於死幽明豈有二理哉庶其歆之

初七日

景乾禎下第未及歸省即回其墳曰此番猶稍殿所得

洗心學問之事因與之日真實學人之難總在無志志立矣又懼其久而怠心生也又在責志時時責此志則志立而學問之道在是矣

初八日

天氣甚寒人思就熱博見謂天殆開人以附炎之路何怪人情之奔趨乎曰就日趨月飲湯飲水天時有自然之運仲尼上律天時正法其自然與時推移暑無成心入火不焚入水不溺若鑄時度勢自作主張不隨人俯仰不肯就炎不肯就溺趨之附之是何等樣心腸何等樣行徑所謂蹈水火而

死者也試看古今史冊中有一箇權得令之小人出為凡衆小人趨之附之那一箇不被他燒煞溺死

初九日

先慈忌辰　蕭條旅館薦常儀心事淒迷難致辭四十四年千里外白頭依戀倍兒時

初十日

昇乾顧問孟子謂求放心一言足盡學問之道而求放心下手處當如何曰人心之放其根源總在好貨好色等項令人浸淫不自知今欲下手只時時

刻刻考察此心偶起一念莫自瞞昧則愈宜痛責此志志之倒塌入不成人果真切自訟自悔私欲自不能容漸去漸復心始邇會然又非一還遂不復放一刻昏昧又復放逸追學自修是終身用不盡工夫莫言須臾不離終食無違只時時防此心之放放矣便急追之此外原無他學問也　又曰放心亦各不同矣愚不肖有愚不肖之放賢知有賢知之放奸雄有奸雄之放去子獨稱顏氏子好學三月不違始爲不放其餘日月至焉者之前並之後亦不免於放但不至如愚不肖之沈溺奸雄

之假藉求之功愈密則放之路益絕直收之銕這

理義之悅情稍與本心不相符合皆爲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六欲七情種種皆成賊吾心吾性之具降得倒時徹底廓清則徑寸之間豐天塞地道義亘古今總不離此腔子內作用此之謂能收能放把柄在我造化生心人亦鑒象山除求放心先立乎其大之外別無學問子謂先立乎其大亦即所謂求放心也

十一日

人生不得受享只爲三箇厭字作祟厭惰是也戚

能令人識恥憂能令人神弭悁能令人骨竦森儆之宇自生踴躍循理無端局消無日舒泰只因身非降魔之身遂令魔來侵然知仁勇一來登壇從將不驅而自退矣然仁勇不是三個只一誠學盡之誠則無蔽而明則無欲而樂誠則無欲而剛

渠兒自山右歸謂之曰汝令還汝婦之變要知學問之道全於人所最難堪處能有主張不可任意錯過

王士良投書貝贄介李允縄遜拜稱弟子

十二日

復李蔵適　得接手字大慰夙心令先君古道表

古人罕儔覺爾靖節猶多一彭澤令劉青修猶多

一贊爲大夫也翁憫衰年乾筆不能揄揚盛美徒

於狀中畧爲次第但剛仁人孝子之心正不妨削

之潤之惟存其真可耳

十三日

蘇澤公司李惠米

十四日

都方伯殉義傳引　余不識方伯然於貫孔淵▇深

如星▇前後轄豫時悉其爲端人也後二十年流

寓蘇門孟宗伯季子[illegible]爲余道甲申榆林殉義事余爲擊楫嘆服述其概入吾耳節錄繼而嗣君元祺過余益得讀其傳于山所謂傳生氣凛然鬚眉如在雖未核其生平足概生平矣因念甲申逆闖長驅所與賊爭鋒者獨榆林與甯武甯武猶武帥而榆林則文吏耳獨能合諸將家死守血戰不降不逃亦烈矣哉古人無二傳之理余亦竊傳子久思欲梓其傳以告天下人敬弁數語於其首

十五日

馬步先闖牘引　余每與入場人語謂宜分清得失

之念然聞馬仲子之售也則不能不踽然有喜色
也余未識仲子時仲子之嚴友人人言其必售余
問其徵衆謂其先世積德厚且步先事母從兄外
無功課弔讀書靜坐外無嗜好焉不獨人事抑天
道也泥見仲子靜穆謹以所聞而質之所見益
罰泉之闈撤之夕其兄水部公盼盼然冀其第之
一捷以慰母氏之懽今售矣而母夫人鞠育幼子
之心慰覈然而加一餐可知也水部公無念天顯
且更以老親之心爲心其中心之慰更可知也諸
嚴友謂仲子必售信天道之果然驗人事之不爽

惘然且名者身體爲余友水部公深受得不躍然而色喜耶乾顧曰猜得失之念者中喜樂之節將何妨會將其闈中闈墨借觀者撩後水部公曰行將授梓請正同人因囑余題數言於卷首

十六日

馬步先秋捷歸謂余曰先生謂功名爲身外之物最不可先擬得失之念故難於入闈若固然也佯而入闈亦若固然也不意乃得售願先生再惠教將永爲終身曰此雖爲一時之言乃終身之言亦千聞尚實一丁百當之言也我輩藏此不忍刪此身

認的此身則我大而物小身外之物自能超然洒脫不認的此身則物大而我小終日營營貪得患失之念如何能降伏得下孔顏簞食瓢飲浮雲富貴舜禹有天下不與這纔是真實境地不作得失之念我輩於聲華勢利淡的一分則於身心性命濃的一分淡者日淡濃者日濃則欲去理還危者安而微者著矣然目前下手處卻不在高遠難行只如吾子所云不喜赴俗席不喜說虛話不喜粧戲腔便見近裏著己下學在是上達在是張子西銘言乾父坤母萬物一體之意而東銘指示

下手乃在戒戲言戲動始可得操存勿忘勿助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十七日

有人苦家務之難者曰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見於有政是亦爲政全是學故其切實際處莫徒作米鹽瑣屑細碎看也

十八日

讀于度過訪且惠詩爲慰　度涼苦況不堪言對[illegible]牢騷更斷魂漫道天心生我輩故教磨煉困窮門

十九日

過于笋別墅忽客送名酒至飲而甘之明日復携尊
惠我　向來强飲爲消愁名酒忽逢斟我憂昨夜
醉鄉眠得穩準[illegible]今夕又封侯

二十日

東馬玉齋　聞仁兄睫間旋里殊無可將敬者二嚴
一巾一茶其物甚微而郤意有所取焉從取無咎
君子之貞也巾取擕塵日新之象也茶取滌穢清
虛之府也由無咎而日新而清虛至矣畢矣此吾
取自狀登鼎甲一時賀客自不乏此言翁謂取會
狀登鼎甲仍不可忘腐儒之言耳

入夜燕未熟因督詒孺子學必倘翻放翁語衰年病

久禁停樂孺子學荒豈廢燈

二十一日

平旦起坐　幾希一念猿雞鳴無奈牿亡旦晝情遷

向人漸作訟語辯辛利鈍要分明

二十二日

本部屬玉昇其弟秋捷輝令爲送鼓吹玉昇欲卻之

余曰必欲用不可不用亦不可老親鍾愛幼子藉

借一部鼓吹以豫親心此天倫樂事不當作外人

聽聞也

王齋過別其兄爲製一新衣自謂踽踽此身不堪與
先生相對余曰寒士必欲著鮮衣此俗情也非寒
士必欲不著鮮衣亦矯情也衣服飲食之間有道
存焉因乎其時便見學力總不可有執滯耳

二十三日

報王伯常　憶昔晤令先君於江村杜鵑江齋頭一
時風雅宛宛在懷不謂二十餘年後復得於吾丈
結塵外之知其相信相愛之深如此王汝止庭謁
陽明業已北面入夜思之有疑於心明日仍請據
上坐反覆辨析必心折而後再拜焉小兒歸述吾

丈投誠适拜具書狀責何所聞何所見而遽欲去之若是耶僕且自愧矣即君來晤具悉近況惜別去匆匆不及多致

報李允繩　小兒歸具道絳帳之下良友雲集不獨謂喜得英才而教江村夫子面目重開傳鉢有人厥功偉矣弟漂泊孤踪兒媳卒然告殞正小兒疑留成安時也旅邸悲涼甯堪此淒斷耶鬼神重譴不德夫復何言吾丈道義相關慰諭殷切俱自肝膈出之至而素之惠誼高解衣敢不拜賜

二十五日

報賀宣三　小兒旋讀手字兩函具悉藹仁深情遠韻蓋不得大河以北得巨擘也伯順而後此道絕響不意近復得之仁兒說理提綱兩心相印所謂千百世南北海此心此理同也悔銘字字汗下子輿欲發之蘊始無餘矣此正可爲知者言難與俗人道耳

二十六日

問齊宣如何公然自謂好貨好色好勇好樂豈非獃氣孟子亦如何公然自謂皆無妨且云足王豈不失之諛乎曰舉世有一人不好貨好色者否有一

人不好勇好樂者否且晝之牿亡夜氣之戕賊夢魂之昏濁皆此種種爲之祟舉世好之舉世不肯承認獨齊宣不作自欺欺人之語此正天資樸實足用爲善孟子引之以致王亦從人所真切同然處下手試看居有積倉行有餱糧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是何等世界可想王氏熙皞景象非孟子不能有此心眼

二十七日

王介公持繆當時太史所爲夷齊餓首陽文質於諂子望雅謂只名非所知也一句是一篇骨子篇愁

埋名委蛇固無望當日之樵夫牧豎憐其骨而收之亦何意後日之忠臣義士過其地而弔之哉裁雅曰首陽已爲周之首陽矣夷齊一餓首陽而夷齊之首陽也薇亦夷齊之薇也採薇名在即商在名又何必逃乎余曰夷齊古至心人也當日之遊只是求慊此心非近名亦非逃名求仁而得仁耳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十一月

初一日

蒼頭負一傲篋來內有伯順手書十餘紙　十六年

來色笑違忽驚徵魄滴琢　璣膈情字字神飛動友
道千秋有所歸
同孫紹開過夏峯　紹開精地理
初二日
崔竹湄自楚還魏假道過覯其城方在外覯晤余悼
內　楚山楚水路三千慘意淒情兩地懸相見未
遑相致語悲風助我一潸然
初四日
得高蔦馨書　漂泊人嗟旅食難獨君到處得衛安
可知忠信無違碍讀罷音書加我餐

初五日

李國華秋捷　縣學鳳登名士堂堂此日喜騰翔

虬松豈與凡花競好砥波流一樹長

初八日

與蘇澤公　涿州諸生趙文經與兒等同社且至戚

也寄居賴坊店其人木訥之極昨曾投見老親許

自鑒其無乇僞巧但漂泊孤寒士入排擠勢必也

徒然總之不出老親翁宇下還望仁人一言[illegible]

庇吾鄉窮士不至溝壑耳

初九日

邢欽之刑履中過訪

初十日

寄元城馬猶仲方廓園二廣文　元城孝廉耿先生諱慎動與子署容城論儀受知最深後令蘭陽別數年猶通音問今其子孫不知有繼其業者否二仲振鐸天雄斯文攸賴冠裳蕭蔚得儀型楷僕借德以報師誼不啻躬承之矣

十三日

望見問夫子以克己復禮請問目見賓承祭語頗為難言訒語牛即語遲亦寔言先難後獲此皆從己上著

著力不假於外獨與遲言愛人何也曰仁未嘗分己與人也千聖萬賢爲仁只在己上而已徹不遺人試思愛者人矣而用愛者誰乎然愛人正未易言也人有上知有中人有下愚人有同于我者有家人我者有仇敵我者國士我自是令人感家人我已不令人憐而仇敵我更且令人感此非忍能克己私利淨盡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鮮有能用愛者舉直錯枉化枉爲直正是善用其愛那人亦是愛人中事子夏聞言解悟所謂篤信聖人

十四日

闖陳三捷殉義事入甲申大難錄

十六日

立雅問貧賤如何是不以其道得之請數例某人曰顏子稱爲邦之略而簞瓢陋巷原當一生壑而辭祿九百總因富貴是人之性命緊貼著不居人只是欲貧賤是人之仇敵緊說著不去人只是惡貧賤原與道近做聖賢全在此處體驗孔顏造下這局面要入此門者嫌貧賤不得

十七日

題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文尾二位高難勝任金多

處厚亡何如貧與賤到處得徜徉

二十一日

追憶二友有引二友者一上谷潘子美芹一大梁張林宗民表子美最不羈人多苦其淩厲々子花讀經渭甚明蓋有心人也從國子美而交林宗林宗許酒自況議論亦偉年衰而氣不挫子美王子賢書公車逾二十年同舍少年輩輒以古董目之子美曰諸君蓋未識古董耳予有商周法物諸君欲願見之乎指予與林宗林宗籍揚為話談迄今追思猶令人絕倒因年來其鄉之後進搜尋其遺

詩遺文簡傲傲有子美林宗和鹿伯順詩遊爲憶二友　二子胸中各負奇中原旗鼓兩相推不堪回首一追憶此道於今更有誰

二十三日

鼎乾禎問孟子只言性善陽明乃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先生亦曰未習以前且無理何有欲是所性無善無不善似與性善之說不合曰性是天之所命原無不善之理孟子所以道性善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謂意未嘗動心無所著不止無惡并未有善乃至善也乎所謂未習以前且無理何有欲亦

澹然至善也何嘗背於性善之旨必泥定無善無
惡無理無欲是說性無善無不善則失之矣以辭
害意正坐此

二十四日

得節義事六則太康諸生耿耀錄來入耳孫錄續集

二十六日

代題聚星館聯　交而信乎傳而習乎念茲吾黨事
其賢者友其仁者樂此嘉賓

二十七日

柬李彝卿　昨友人傳親翁假鄰家大磁器一十

駭甚駭甚此乾坤何等時乃作此大破格事昨
王張之拔君與部道諸公具巾儉約之會逼指中
州其意甚善僕前六器之約在此時不啻奢矣不
能得親翁之信豈敢再挈他人理無巨細義無精
粗莫謂飲食爲小節也再往一幅定求如約

二十八日

寄蓬元司空　出門小諳聊志歲月多淺近鄙俚之
言家庭瑣碎之語何足辱先生觀哉然既家先生
之不鄙棄或於邇言而稍有當也茲與數語於其
首

十二月

初一日

沈石友過訪　風流一使君壁外具心思破我意愈深衛源翻覺淺

初三日

於笥中得亡弟武城手字一幅揭之樹間　倏忽十年別精神筆墨間聯牀不可得悵望夢中顏

初四日

安邑吳聖坰道明來晤

初五日

聞左蘿石二僕一名左李一名左傳同主人死

初七日

作聚星館記入歲寒二集

初九日

為文寄焚黃鶴嶺墓上入歲寒二集

十一日

榻銘　兀然一榻舒坐夜分竹戶經牀風雪時聞蹤籬敝蕭樸陋無文客至時當之酒自奉安必有當旁人竊笑而竊恥吾心安而意欣幸諸孺子長幼成羣誦詩讀書背鐙香焚長枕大被至性氤氳

兄弟而兼師友與共起居隨意適形而絕不覺其紛紜各爲忍懟於其母故念其父而靡殷此一榻也莫嗟落寞莫厭荒涼不愧乎一室之中便可以策千古之勳

簡沈石友太守　某燕南腐儒也少而志學老無所成流寓宇下殆將二十年矣古稀已近聞道無期自分無能爲賢豪長者所齒錄乃臺仁不自矜重每過而問焉且爲授餐某何足以當此惟有愧悚而已然某所以不敢辭者使天下知沈使君待士爲有禮於某之不賢而猶且禮之況其所謂賢者乎

亦昔人請自隗始之義也郡準古封建爵爲諸侯
諸侯有賜於士而安受於其家不太抗乎臺仁知
我定自訴我

十二日

寄子杜若謝彝甫　舊歲付張生一函久無音耗不
知達否二仲負過人之才立必爲之志兩年精進
當有日異而月不同者但未審近裏著己之功從
何處下手每起念恨不能縮地一唔僕客中多事
亂老妻逝後弟三兒婦云亡天所以彰僕之不德
也夫何言耋丘諸真切向學前曾寄字索答亦付

之態未必無浮沈耳有便一問安捎去近作何狀肚中有孫紹開工部朱方來明府俱孫其桑梓欲一探其消息

十三日

得老友梁如星書　吾鄉有逸老言别歲三更月到思君處書來慰我情家園勞北望婚嫁事南征破帽歸與日烟霞對奕枰

得雄縣段氏死節事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十四日

生日　我生當歲暮寒色倚孤陽老添新夜永客久

惜流光骨以艱增老年隨世引長古稀今在望學問愧荒唐

十五日

復梁如星　僕平生薄德薄福從來無受享之事亦不敢妄起受享之心出門擔亂情景難堪此正薄德薄福人所應受者夫何言鄉中人來俱道體中康健懷抱如前此足徵道力堅定老益有得秋闈時大河南北紳士過賜者無不詢問且盛老社丈爲德於豫崔西老爲然亦眞皆爲僕參中生色人謂靜修楸山二老止聞其名至梁公祖伯父母則

實心其惠我輩做好人做好官萬不可輕易措過益吾斯民古道到處不聊僕出門即爲游子就館江南僕此願遂返轡故園教督幼安閉門授書與老社丈朝斯夕斯了五十餘年夙緣耳

十六日

復張元徵　相別數載數千里外人情風俗山川雲物得之目擊者多矣良朋佳景固足豁人胸臆即不然者亦借爲磨礪身心之地所謂善不善皆吾師只在此心有實受益耳丈此番閱歷遭際倍經動忍可卜識力堅定僕出門拂亂不堪言然不忘

消遣一念未嘗退轉一一爲久不得一音耗爲懸每

有學客懷頗快

十七日

寄鄒葭譜叔夜　寄君共城一歲有半所遭擾亂殊不堪言獨喜得識荆州幾番晤對話人胸臆且固而得接諸同人益快得朋第以相見既而相別遠不能不悵然興思耳頃甫承原擬渡河徐圖渡江淹留蘇門不能遽還不知何時何地得與荆州一傾倒也無術縮地聊假舍親張子度與舍姪遊大梁得晤于甥令姪用賜意氣根不即見其人間有

蘇門之遊山光水氣訢然以待

十八日

寄立兒　兒汝寄來諸字俱關切着痛癢汝望我歸自是汝情然我出門之意謂俟尚雅婚事就自有道理耳寄汝梁先生字閱而封送之便知其意構斯不能歸我等負構斯非構斯負我等也論公論私汝當自勉構斯心腸最難得人情有厚有薄風俗有澹有濃到處皆然我嘗謂遊方如佳山水飲食最樂自足賞心一流蕩忘反無益轉奚而有不甚之處其俗固陋其人懇直令人欲不得勝

口不敢開卻是養廉致過所謂無不善者可師傳處非勤恐之會學問之地我選來於此較親切耳父子兄弟之間當撥亂時各求無愧則撥亂乎豈遂無玉成偶然揭銘汝其覽之內而骨肉外而親朋前託汝寄聲暨有問我者皆以此告語

十九日

尋樂齋日抄序 入歲寒二集

二十日

馬闇如過晤口占爲別 闇如諱雲錦 安邑孝廉

山右多君子如君更可人衣冠猶近古言語祇存真神已欣初合

亥應耐久親千秋此一日同調自成鄰

得商議事三則入京錄詩續集

送馬玉霽赴春官試　初入長安遊春風柳色青天

應欽舊德人益恍新翻行卷千人薦孤芳四海聲

北堂華萼映珍重答形廷

二十一日

贈陰性馨廢信明府孫　顏頹變涼一病身何來千里斷風

嗚呼寔取酒相勞問應念君家前輩人

二十二日

題陰廢信先生城宅感懷詩後　先生登戊子賢書

一時相與諸公獨先生爲長意曠遐畧小節於諸公中偏契予時就我談時招我飲謬以予爲小友没久遺文散失嘗追憶其口語簡寄數則舉以示後進曰此吾鄉先輩賢者非時流所知也辛卯歲抄其孫流落蘇門偶及先生感懷詩意況如生顔色再見矣因跋其後

二十三日

景予初度題言　嘉平之念三日景予乾誕辰也時客蘇山以不得歸拜二親膝下爲悒怏且君念古人不以父母劬勞之日爲樂予從之留雲舍觴

而言之曰不得辭不爲衆皆是日偶然之情耳子輿氏謂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以事親豈在此區區假借間哉守身之義甚宏甚遠曾子之養志閔子之無間言皆洞然於身之守矣至武周之達孝文王之止孝虞舜之大孝豈能於守身之外加毫末事哉然哀樂有不中之節視聽言動有不合之禮子臣弟友有不盡之分總於守身之說有未盡也爲天地父母愛此身當於窮理盡性明此守以行誼友天下從詩書論古人葆此身無纖毫玷缺時而歷是便可求志

時而行義便可違道則所以榮其親壽其親者至矣故曰不得拜不爲樂亦不必大介介也

景乾禎初度 有引 景子初度曰韻爲文贈之社中諸子爭爲詩復得二絕念菴云祇年莫如惜時愛身莫如務學蓋其相策勵非區區效祝辭也

初度逢寒盡陽開發育新遂萊儒不道星霜有長春

子年未及卅孤意已先立且書嚴鷄鳴所儆戢所習

二十四日

馬玉爭初度即用惠子詩韻爲祝 客歲初度喜相

鄰取路雖分各得身君自淒[illegible]
號山人官爲有主寸心合尺念無[illegible]
何如此別墅一年一度親長春
迎春日作家報　共城兩度報迎春爲念家園寄語
頻但道病軀猶健飯老來兒女意逾真
二十五日
立春　履雪茹霜老病身誰知此際已生春氣氣[illegible]
于淒涼色獨喜東風不厭貧
二十六日
李人式知白謝華[illegible]申恒[illegible]趙三孝廉以上策

過蘇門訪余夜乘馬水部署中　不褻公事客停

驂水部居心深各有致意遲更留餘卜夜志繁短

臨岐過歲除長安梅綻日好寄數行書

二十七日

題春聯　有懷瞻北斗無語付東風

對坐右　貧堅志士節病鍊老人心

二十八日

除歲前一日　空齋忽忽歲將除百日猶妨一日趺

臘月要看三十日剛來猶對一牀書

答馬玉尹　令師司空欽遙假廣此古諸侯禮士高

風然翁非其人也聞古士相見禮介紹賓主人辭不敢當請先往見況於大夫猶俟有生而致之者乎翁郎往可爲翁告虔

二十九日

[illegible]除　客邸兒孫坐滿牀淒涼情緒可相忘此時簡點終年事好去焚香告彼蒼　次兒南去大兒北各有事焉效一得驅域山川拮磚中四千里外如

同陶

少司空劉瀛洲過晤

除夕懷頤菴　同在此城裏思君未及過一牆隔咫

尺遐爾若山河

語王介公　爾來共此夕此夕爾應知今古無停蹤人生貴惜時　闔海共今宵相憐有獨至知寺汝子惜念爾應無異

問風俗如何是好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厚處三代之世　直忘其爲孝子悌弟之事迨至後世其爲孝子爲悌弟而人爭敬慕之此是不孝不弟者多故特標孝子悌弟之名以立範俗是風俗好處降而至於不知有孝子悌弟之事倘有一稱孝稱弟之人羣而訕毀之風俗至此遂不可言矣

日譜錄存卷之五終